

些理念以及修行是佛教界共同接受的。以下本文將逐一討論：

(一) 信心：與當代一些作家的意見恰好相反，佛經是說信心乃是通往喜樂和平的人類生活的起點。以下是就一部古代巴利文的經典，來闡釋信心對人類的意義。信心是宗教與精神文化的種子，也是人類最好珍貴的寶藏。有信心即可克服萬難，求得解脫，超越死亡。佛教的虔誠來自信心，是對佛陀所揭示的超凡目標以及到達該目的地的方法的信心。如果一個人覺得對其有限的存在覺得失望，他就可以將信心轉向超俗與無限的境界。在無限的領域中開始其神遊。信心更是創造生命的基礎。在佛教傳統中，精神與道德文化之成就並非信心的果。當人類越前進，信心就越來越無關重要，經驗知識很快就取代信心，雖然信心是信仰訓練必須的一步，但不可過份誇大其重要性，在這個世界上，很少有人是完全沒有信心的。信心是一切人類活動的根，不管是世俗的還是宗教的，信心可以說與人類關係最為親密。

在佛教傳統中，信心的基礎目標是成佛。其他目標則由佛的教化衍生而來。在佛陀的意思中，信心是一切問題的最後解決。信心是一種能力與力量，並且因為對(1)佛陀、教規，及僧伽的信心。(2)對重生與因果的原則之信心。(3)對關於現象界、世界，人類形體不存在的最後性質的教化之信心。(4)對遵循教規乃是成佛或升入涅槃的有效方法之信心，而使這種力量更形強化。而信心只有在真誠熱心地修練佛規才會顯得有意義以及有結果。

信心與信仰不同，佛教及其哲學很少談及信仰，佛教理論中，最有特色的是因果與重生理論，這種是不能以科學方法加以證明。只有那些具備「超識」的人才能了解。也可以說只有在達到自我淨化以及修得「超識」的人才能知道這種理論的真諦。到時候，人就以信心來接受它，但是如前面所說，信心只是對一個人的最後目標的起步而已，信心的重要性會在一個人培養其自我淨化與沉思之後褪色。由此可見，信心是現代人類渡過災難與危機的重要憑藉。人類對真善美和平智慧所共同遵守的原則就是信心的來源。使人克服痛苦，獲得快樂，正是佛教教義所在。

(二) 念心：念心是佛教思想與修行的重要美德。包括五力、七覺支，以及八正道。是佛陀的心理訓練技巧，使人不致於偏道，使人專心，時時記憶。念心是沉思的一種，是淨化心靈的方法，是佛教理念與修行最有代表性的一項。以下的說明可以了解它在佛教中的重要性。佛陀曾說過「修行四念處即是淨化、消災，以及得登涅槃的不二法門。」念心的理論所強調的是落實於目前。真實的生活乃心思以及意識生活的時刻。生活中的每一時刻，如有念心即為最快樂的時刻，而快樂正是修行念心的目的。

如果說現代人大都處於心不在焉的狀況之下，可不是危言聳聽。並不只是因為他們耽於酒色，而且是因為他們缺乏盡心的修行知識。幾乎所有現代人的神經與精神的病痛，都導因於無念心。所以只要教導他們如何修行念心，他們的病痛即可不藥而癒。佛教的祖師大德對這方面特有詳細研究。

(三) 約制：佛道也可以說是中庸之道。它不斷強調人類行為中的溫和與敦睦。指責佛教是「世俗禁慾主義」者，乃是對佛教的教義與修行未能了解。我們要指出的一點是每一個良好行為都是溫和的。判斷好壞的行為就稱為因果。每個人都應對其行為負責。人的行為都是經由其意志力決定，決意力就包含好壞的選擇。良好行為者必須約制自己不做壞事。不只如此，良好行為者還必須約制自己的行為，以符合善良的標準。

身體、語言，與思想是人類活動的三大機能，佛教的約束就是要控制自己的三大機能做善事而不做惡事。簡單地說：「佛的教化，就是不做惡事，只行善事，淨化心靈。」這種意思與基督教是不謀而合，在現代，也仍然切題。

在一個有組織的社會裏面，每個人都必須約束自己的身體、語言，與思想的活動，因為約制才能達到和諧與幸福。所謂自治是表示對自己的身體、語言、與思想的掌握，一個真正的自由人是能夠指導自己的心思做真正的善事。這種自由就植根於意志力的約制，所以約制是善良與快樂的基礎。佛教的聖賢大師，一直認為控制心思才是安和樂利的關鍵。所以說：「控制心思是好的

，心思控制良好就會帶來幸福快樂。智者保護其心思，心思保護良好，就會帶來快樂。」佛說：「約束自己心思，人人即能約制，克服自己的心思，其他事情也能克服。」我們都知道統治別人的野心乃是今日世界動盪不安的原因。所以我們繼續檢討全人類平等的問題。

(四) 平等：在佛陀時代的印度社會，階級制度嚴明。少數統治階級，享受各種特權、權力，以及機會，而其他階級則一無所有。而且吠陀宗教與哲學也只為阿利安人與婆羅門的幸福與利益著想，其他多數人都得不到設想。

與古代吠陀意識正好相反，佛陀認為人生而平等，絕無種姓、種族、膚色、文化等差異而產生的不平等。佛陀的教義中說：「為眾生著想，憐愍眾生。」這就是佛教意識傳統的整個架構，它含有三點：①為眾生之善良，②為眾生之快樂，③全宇宙的憐愍或愛心的精神。

佛教普渡眾生，不分男女、階級、種族，都歡迎參禮修行，同修最高的涅槃境界。佛陀批評種姓制度，婆羅門的優越，統治國王的專制，對老弱婦孺的剝削。於是他提倡新的人類社會觀、博愛、行為淨化、對生命的尊重、心理文化，以及世界存在的本性。他完全否定不平等的天賦說，認為「人並非一生出來就是低賤，也不能一生出來就是婆羅門。人之低賤或高貴應以其行為來決定。」他對低賤的新定義是「自高自大，輕蔑他人。」對高貴婆羅門的新定義是：「像一粒芥菜種子慢慢成其偉大」。

佛陀不斷由生物學方面來闡釋眾生平等，白人與黑人、貴族與奴隸在生理機能並無不同，他們都是母親十月懷胎所生，有手也有腳，有痛苦，也有快樂。他更進一步以宗教論點來支持他的平等主義。人不論其種族階級，都很表現善良的行為。他在傳道時，也不分其對象，所謂有教無類，他的教化就是要求平等，但是他的方法却是和平的、理性的。他承認人類信仰的自由，在對不接受他的人，他只以理以及證道方式設法說服，絕不強迫。他尊重人有不同意見的權力。

佛教反對不平等，二千五百年來從未改變。

(五) 慈悲：慈悲可以說是佛教修行的純正證明。佛教運動的根源可以溯及佛陀偉大的慈悲心。憐愍眾生，普渡眾生，佛陀是全世界真正的朋友，也是最偉大的慈悲大師。菩薩的理論與修行，基本上是智慧與慈悲的原則，如無此兩個原則，修練可以說是不可可能的。另外有人說，佛教主要就是這兩個原則，佛教教義的精髓就是修行慈悲，無限的慈悲即可得登涅槃。慈悲就是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心懷。菩薩說過：「我之期望成佛，是為眾生利益著想。」菩薩的終身就是為了拯救眾生脫離苦海。

菩薩的哲學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二十世紀，不自私的服務人羣仍是崇高的理想。這個世界需要無私的愛，以無私的愛教導別人；也需要有菩薩心腸的人，他們以別人的快樂為自己快樂的原因，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世人皆兄弟姐妹的觀念正是博愛平等的概念。寂天說過：「眾生在苦樂之中完全平等，因此我為自己時必須想到眾生全體，我必須為別人解除苦難，因為別人的苦難正是我自己的苦難；我必須為人設想幸福，因為他們與我一樣，都是有生命的東西。如果我與別人在追求快樂時都是平等的，那麼我的得到有何不同。」有些人對神的信心不夠堅定，也許可以發現佛教的教義還可以接受。

不過這種主張的性質並不在於此，重要的是要告訴人們，基於自我中心考慮的形式的虔誠，其結果仍是失望。佛教強調的是為慈悲而慈悲的修行，為解脫而解脫的修練。佛經強調的社會美德之成就，但並不只是社會美德之修行而已。真正的解脫是超俗的解脫，而真正的道德是超俗的道德。必須要純正，不得摻雜其他，才會達到最高境界，就是它本身不能成為其他目的的工具，它本身就是目的。菩薩的修行，不論是宗教的修行，道德的修行，精神的修行，甚至是利他主義，都是為達其最高境界。也就是說，他們的修行都具有無限的價值，因為他們的需求是無限的。所以只要全世界都沒有災難痛苦，才能算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全世界的生老病死都不再輪迴，才算修成正果。佛經說：「菩薩的全部訓練（德智與精神）就是在於偉大的慈悲心。」另一佛經則

說：「菩薩的佛陀精神就是在於完成解脫。」即使現代人可能與佛教持不同看法，或者對佛教的宇宙解脫哲學不感興趣，他也不能懷疑慈悲心的原則，更不能否認現代人的同類自殘。慈悲心又與愛心或友愛相關聯。

(六) 愛心： 愛心有積極與消極兩面，消極的功能是為別人消災，積極的則為別人促進幸福。佛陀要我們用愛心來克服怨瞋與仇恨。愛心必須先克服怨怒。下面的神職誓詞可為一例子：

願眾生快樂平安，願眾生滿足，不論是何種人、何地人，都願他們心靈快樂。願人人互愛、互重、無仇恨、無恚怒，就像母親保護子女，即使犧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願人的無限愛心得於散播全世界各角落。

不用說，人的思想影響人的行為。善意的思想激發善良的行為。所以心靈充滿愛與友誼，在行為上就會表現出來。有一部經典對無限愛心有如下描述：

他將愛心散播世界的四分之一，然後是第二個四分之一，然後是第三個四分之一，然後是第四個四分之一，於是全世界都浸在他的愛心之中。

愛心不但可以使人從污辱中解脫，而且也是人類和諧的定律，「仇恨不能化解仇恨，愛心才能化解仇恨，這是永恆的定律。」愛心不只消除敵意與仇恨，它也是追求幸福快樂和平的妙方，對想從罪惡中解脫出來的人，更應修煉愛心。菩薩的愛心表現在解脫與自我犧牲，不求酬報。愛與友誼最崇高的理想，寂天有如下描述：

「願受苦難的眾生因為我的美德得到幸福與快樂。願受寒挨凍的人得到溫暖，在火熱中的眾生，得享菩薩甘霖，願盲人得現光明，聾人能聽到聲音，願孕婦能無痛地產下嬰兒，願天下蒼生都得到食衣住行的需要。願一切受驚嚇的人不再恐懼，願傷心人得到快樂，願煩惱的人不再煩惱，願病人得到健康，願眾生解脫桎梏，願弱者強壯，願所有的人都以仁慈相對待，願老幼皆得照顧，願四時順興，五穀豐收，國泰民安，願眾生不再做邪惡，不

再不幸。」

我們這個世界正需要這種愛，無限的宇宙愛，無保留的愛。因為真愛不是自私的，不局限於一個人的家庭與國家，真愛是無所不被，像太空一樣，無休無止，使我人生活的世界成為極樂淨土。

(七) 克己： 今天談克己好像不合時宜，現代文明創造許多事務，現代人所要求的遠比古代為多，物質文明的進步，使克己制慾漸失立場。

佛教一直提倡克己制慾，幾千年來，佛教僧侶就是苦修與自制的象徵。佛教歷史中僧侶的角色並不過分強調，所以佛教僧侶接受苦修訓練的人數之減少也不必把它當作佛教式微的象徵，雖然僧侶在過去二千五百年來一直是佛教與哲學的領袖與導師。只有表面上的苦行生活並無意義。佛教最反對虛偽的禁慾主義。它說：「穿上僧袍而不純淨的人缺乏真理與自制，沒有資格穿僧袍。」另一方面，它也宣稱：「一個人雖然衣裝華麗，但只要他修行寧靜、自制、堅定，也是一位真正的聖人。」

克己可以用打坐修煉來達成，打坐可以發展人的智慧，智慧又是和平與快樂之門，所以克己是可以獲得快樂。但是克己並不是要人拋棄妻子，放棄工作而到深山之中苦修。克己制慾只是修煉思想、語言、與行為，是內在修為的功夫，所謂對自己的心收放自如不逾矩。收放心是內心的掙扎結果，心裏思緒接受感官的事務，都會成為脫韁野馬，克服它，就是收心。克己制慾正是一種精神武裝。馬鳴說過：「五官的箭頭都沾有虛幻的毒藥，因色相而憂慮，因目標而歡愉，因五官所感覺的目標而奔命」，又說：「當感官平靜，每個人就能平和，無憂無慮。」這是一種人人皆知的常識。佛教認為未加約束的感官乃是導至罪惡的敵人。但克己制慾必須合乎中庸之道，制慾程度必須適當，才是佛教的真義。

某種程度的禁慾是與宗教倫理生活不可分的，比如說如不能克服貪婪，就無法修成解脫。佛教禁慾哲學主要在於一切現象界的三特徵理論，即短暫、受難、非我所有。現象界的一切事務都

是短暫，而短暫的就必須忍受苦難，而短暫與苦難就沒有自我所歸屬。永恆不變的稱作「自身」，自身就是擁有的意思，不單是事務的擁有，而且是人的擁有。「自身」往往是邪惡的溫床，比如自我主義——妬忌、敵對、仇恨、殘忍、戰爭、貪婪、不容忍簡單地說，是一切苦難的相。禁慾就是無相。自身與擁有的不真實正是佛教禁慾理想的基礎。佛陀說：「有人說，我有兒子，我有財富，這些人很愚蠢，事實上，他本身就不屬於自己，又何來兒子和財富。」禁慾修行是免除苦難提昇生活層次的方法。

禁慾的哲學教導我們不可過份需求，過份需求與擁有的慾望是不幸的因，不可做拼命的競爭，無厭的囤積金錢，更不可奢侈。它要求我們行為正直，待人溫和，無厭的追求慾望只有產生災難。宇宙中是無休止的短暫，但每個人又都要認為自己是不朽的，這正是妄念與貪心。慾望的深淵是無底的，再多的黃金也不能滿足。滿足才是真正的快樂與最大的財富。不管現代人對禁慾克己的理想持何態度，佛教是反對物質財富的擁有，也不支持權力慾，生命的本質應予認清。佛經說：「通向神聖之路的第一步。」

(八) 智慧：要放棄權力與自身的魄力需要大智大慧。佛教的主要特徵正是大智的修行，佛陀的意思就是智慧。佛教精神的完美就是智慧。智慧是超俗的，與涅槃同義，佛陀就是達到涅槃的人，大智慧領導我人提昇到最高層的善，永恆和平的善，指導我人正當的行為與努力。打坐修行與智慧的關係非常密切。所以說沒有智慧的人，就無法沉思打坐，如無禪定也無法得到大智慧。禪定與智慧兩者俱備，去涅槃不遠矣！

智慧的概念包括知識、哲學思考，以及精神上的知識。據佛陀的指示，最重要的智慧是能分辨事務的本質或者心理與物質的現象。智慧有如一盞明燈，照亮黑暗，使人能看清事務本質。佛教的智慧不僅是世俗的智慧，也是對精神奧妙現象的了解。「具有大智慧的人乃是那些能徹底分辨身體行為、語言行為以及精神行為，了解何為善，並且一直去行善的人。」換句話說，智慧

就是了解何者為對自身與對別人都好的事，並且按其所了解與知識去做。聖人認為只要人類社會的成員都是智者、聖人，這個社會就會安和樂利。當代思想家承認現代的教育膨脹所傳輸的知識多偏重物質世界，結果科技所帶來的災難，使人類自身都覺得不安全。如果現代文明能注重大智慧的培養，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九) 和平：和平一直是人類追求的目標。即使戰爭與暴力無時或已。現代人似乎比古人更愛好和平，但是現代的危機比之人類過去的歷史，嚴重不知幾倍。人人恐懼核戰，却又烽火不斷。暴力與不安幾乎與現代文明不可分。這種動盪不安的時代，佛陀的訊息變得特別有意義，因為它既深妙又與世界和平有所貢獻。佛教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不論是個人的鬥爭或是國家之間的戰爭。佛教不斷地傳播和平與和諧。佛教認為人類宗教信仰的最高目標是和平。和平事實上就是涅槃。人修煉到淨化就是一種寧靜，寧靜就是和平。和平的人，到那裏，就為那裏帶來和平。

因為戰爭起於人心，所以佛教強調人心的鍛煉。許多聖人的禪定功夫就是要達到心寧靜，寧靜的心不會產生仇恨。不殺生是佛教的教義之一。佛說：「衆生皆懼兵器，皆懼死亡。將心比心，人不得殺生；衆生皆懼兵器，皆愛生命，將心比心，人人不得殺生。」佛教一直在維護地上的生命，絕對反對會造成殺戮的戰爭，地球是佛教的園地，衆生和平地在此生存。

戰爭造成不幸，人却耽於戰爭，完全是因為人的無知。殺生是因為仇恨，仇恨正是佛教所說的最大邪惡，因為它毀滅辛苦累積的功德。佛教所同意的唯一戰爭是對抗邪惡。諸如無知、貪婪、仇恨。而佛教所同意使用的唯一武器，是智慧的神劍。其實各種戰爭的勝利如不能使宇宙幸福和平，就不能稱之為勝利。征服不能征服自己，也不算征服。

世界歷史最偉大的帝王之一：阿育王（西元前二七二至二二三年）正是佛教的信徒，他的政策就是實行佛教的世界和平。他

說：「最偉大的勝利，乃是正義的勝利。」二十世紀的超級強國如能遵循他的政策，國際緊張局勢必可減緩。使軍備競賽停止，促進和平，及全人類的幸福。

(十) 幸福快樂：苦難一直是全人類的問題。幸福的追求也無時或已，人類於是處於苦難與追求幸福的緊張狀態之下。佛陀可以說是第一個討論此兩問題的思想家。四真理就談到這兩個問題。佛之道就是幸福之道，脫離苦海，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最高的幸福。苦難一直困著人類，佛陀是救苦救難，只要人類尚未脫離苦海，就需要佛教。根據佛教教義，幸福是生命的目標。幸福有兩面：其一是與吾人所生存的時空有關，其二是與幸福快樂的最後與超俗的層次。這兩面關係密切。以下畧述佛陀追求快樂幸福的建議。

佛陀是主張智慧，智慧是分辨真理的能力，分辨何為幸福、何為不幸，智慧可以使人不失望。另一重要的快樂泉源是信心，信心要依法而得，因為法是人類文明的基礎，也是幸福的泉源，它是正義與虔誠。人與動物一樣，要吃，要睡，有恐懼，如無宗教信仰的精神修練，人如何超越其他動物。所以對法的信心正是心靈平靜的因素。

政府的目的是在使人免於匱乏，好的政府，更需要提倡正義。有正義的政府就是要提供幸福。阿育王正是這種典型的好政府，他對人民如自己子女，他認為自己的責任是要使人民幸福，免於恐懼，人人正直。政府的另一問題是壓制犯罪，但佛教不主張懲罰，主張政府應消除貧窮，因為貧窮是罪惡的來源，消除貧窮才是治本之道。

幸福是一種價值及理想，佛教對幸福的價值有深入的探討，佛教認為，即使是幸福的暫時形式，也必須以永恆的形式來加以了解並定義。否則的話，以物質的享樂主義就混淆不清了。幸福就是善良的生活，堅定的信心，智慧的取得，並且不做惡事。

(上接第27頁「佛教藝術之道」)

動本性乃是實踐之本質，也是目標。要使本性或佛性在生活中自然表現出來。達到自發性，就是「成道」。成道就是佛陀的旨意。基本上，心與物都是空的(五蘊)、心物互相吸收而為一。如果心能從「相」解脫出來，物的有形之相即為無形。這種經驗乃是直覺，使藝術家產生自發性的表現，不再執著於有形之相。相不再是相，藝術就是「昇華」的表現。舉個例子，山在畫家眼中不再是一座山，而是由藝術家的生動筆觸使它「成爲」一座山，而此畫家必須具有靈性。

具有慧眼並且又有自發性的藝術家乃是對藝術創作能夠直覺的人，不僅僅是學院教育所培養的理念與才能。禪意充盈的藝術作品是行者修行之途，而不是哲學家的審美哲學。聖人藝術家只是個普通凡人，他爲法而作，不是做爲表現主義下的英雄。

從複雜昇華到簡單，其本身就是適當技巧之發現，同時也滿足精神需要。藝術的全部也是唯一的原則是可觸及的沉靜與真知。真正的藝術絕不壓抑觀賞的人。不再是表現主義，而是謙沖的新境界。無藝術之藝術或可說即是涅槃文化，包含簡單、純正、清正、祥和。不是誇張的表現色彩與形象。

六、結論——藝術之爲道

佛陀與佛教大師一直都在提醒我們的信心，他告訴我們，人類自己本身就具有潛力，解脫自己並解脫整個社會，修行的意義就是要人有和平的心與愛心，也就是原心之本質，整個世界的本質，培養智慧與愛的行爲就是善。不爲虛偽所蒙蔽的本性就是修行佛法的開始。而個人只要在其日常生活、行止、繪畫中開始修行，就有可能達到涅槃文化的境界，就是從內心的和諧推及於外，從最內心處發展出來。

佛教藝術必須超越政治與一切形式的自我主意。佛教藝術家不再是藝術家，藝術也不再是藝術，而是「道」。

願世界接受佛教徒由衷的獻禮，願天下大同，四海一家，沒有宗教、種族、膚色的歧視，願天下人相親相愛。